

浅析现代汉语网络热词“蚌埠住了”

李昊宇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淮北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2月3日

摘要

传媒语体是运用各种传播媒介进行交际活动所形成的语体。传媒语体具有多样性, 其目的是吸引网民, 提高网络信息的传递效率。网络语体作为传媒语体的一种, 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本文从词义、形成演变以及流行原因三个方面对该网络热词进行简要的分析。总而言之, “蚌埠住了”在微博上是一个以表达个人情绪为核心, 同时也可被官方和媒体借用的多功能社交语言工具。“蚌埠住了”更传神地表达那种无奈、尴尬或哭笑不得的复杂情绪。它主要用于轻松的、非正式的社交语境, 在讨论严肃社会议题, 官方通告或与长辈沟通时, 应避免使用。作为2021~2022年左右的热词, 其流行高峰虽已过, 但在合适的场景中使用依然能传递出特定的网络文化感和幽默情绪。

关键词

蚌埠住了, 网络热词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Modern Chinese Internet Buzzword “Bengbu Zhule”

Haoyu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Received: January 5, 2026; accepted: January 20, 2026; published: February 3, 2026

Abstract

The media style is a form of language developed through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utilizing various media platforms. It exhibits diversity, aiming to engage netizens and enhance the dissemination of online information. As a subset of the media style, the internet style has gained increasing prominence in social life. This paper provid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is viral internet term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lexical meaning,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and reasons for popularity. In summary, “Bengbu Zhule” serves as a multifunctional social language tool on Weibo, primarily expressing personal emotions while also being adaptable for official and media usage. It more vividly conveys complex feelings of helplessness, awkwardness, or mixed laughter. Primarily used in casual, informal social contexts, it should be avoided when discussing serious social issues, official announcements, or communicating with elders. As a trending term around 2021~2022, though its peak popularity has passed, its appropriate use still conveys specific online cultural nuances and humorous tones.

Keywords

“Bengbu Zhule”, Internet Buzzword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蚌埠住了”词义解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我们的日常生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特别是以网络语言为核心的互联网文化，已经成为互联网发展中的一个鲜明特征。“蚌埠住了”是“绷不住了”的谐音变体，同时也是网络文化中地域符号的表现，在斗鱼平台发布的2021年度十大弹幕中，“蚌埠住了”位列第一。同年，搜狗输入法也发布了2021国民年度流行语Top10，“蚌埠住了”位列其中。“蚌埠住了”用来形容情感上受到较大冲击，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在互联网中的运用场景有很多。

1.1. 作为新闻标题，吸引读者阅读

“栓Q”，“蚌埠住了”成国考题(中国青年网 2023.01)

这座“蚌埠住了”的城市不仅会接流量，也在努力成为文旅实力派(澎湃新闻 2025.04)

蚌埠住了！21岁青春男大，怎么成了“泗州戏小皇后”？(大皖新闻 2024.09)

1.2. 作为单独评论，表现情感态度

1.2.1. 表现笑到失控

救命 sos 我笑点好低……看见一个学生穿 The South face 蚌埠住了(微博)

这个脱口秀段子太绝了，我在屏幕前蚌埠住了(微博)

1.2.2. 表现无奈或尴尬

今天发通知 1.2 面试，我真蚌埠住了呀，我还乐呵乐呵布置我的温馨小家。(微博)

领导又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要求，我真的蚌埠住了。(微博)

1.2.3. 表现感动或悲伤

看到那个背影，想到家人，我瞬间绷不住了。(微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蚌埠住了”是一个中性词，其所表达的情感由上下文决定。该词还常常和一些表情包搭配，以便强化情绪。

2. “蚌埠住了”的形成

2.1. “绷”字字义的演变

“绷”字在古代汉语中的本义是“捆绑、束缚”，并由此引申出多个常用含义：

读 bēng 本义：捆绑、束缚。《说文解字注》记载“(绷)束也。从糸崩声。補盲切。古音在六部。墨子曰：漢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目绷之。”^[1]

引申义①：拉紧。“绳子绷直了”

引申义②：婴儿的包被(襁褓)。“襁，即今之小儿绷也。”(汉书·宣帝纪)

引申义③：用针别上。“用茶杯口大小一个竹弓，钉绷在背面。”(红楼梦)

读 bèng，引申义④：裂开。“西瓜绷了一道缝”^[2]

读 běng，引申义⑤：板着(脸)，强忍^[2]。

现代网络热词“绷不住了”正是这一逻辑的完美延续：它借用“(将情绪)拉紧、控制住”的意象，生动表达“情绪控制失效”的抽象状态，是古今词义活用的典范。

2.2. “绷不住了”谐音变体

汉字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持续焕发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汉字与汉语特性的紧密融合，尤其是“音节显赫”这一显著特征。在汉语的结构体系中，音节的地位极其重要，相对于其他音系结构层次而言，其显著程度更为突出。此外，在众多语言中，汉语音节的这一独特性质尤为突出，它对音韵系统的构建、词汇的组成以及语法结构的形成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3]。“蚌埠住了”是“绷不住了”的谐音变体，但前者的传播力与文化附加力更强。然而，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谐音可能导致汉字书写能力下降，同时也可能削弱原有汉字的文化内涵，干扰正常词汇习得。

谐音的本质是“借音”。当一个字(A)的发音与另一个字/词(B)相同或相似时，人们便可能用 A 来代替 B，以达到某种特殊效果。谐音在语言发展和使用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古代的转注、假借、通假等现象都是利用谐音制造新字新词。谐音现象还广泛体现在传统文化和文学作品之中，如：过年吃“鱼”，谐音“年年有余”；送“枣”谐音“早生贵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柳”和“留”谐音，可表示挽留之意，亲朋好友之间折柳相送，借以隐喻依依不舍之情^[4]；歇后语与谜语：如“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现代网络话语中的谐音现象包括字母式谐音，如：3Q (thank you)、MM (妹妹)、DBQ (对不起)；汉字式谐音，如：阔耐(可爱)、集美(姐妹)、尊嘟假嘟(真的假的)、表酱紫(不要这样子)；数字式谐音，如：886 (拜拜了)、555 (呜呜呜)、888 (发发发)。传统的谐音追求声韵上的和谐，文学上的雅趣；现代网络谐音则重在表达情绪，趣味性和社交性^[5]。

谐音字之所以具有独特魅力，主要在于其通过借音传达意义，言外有意、弦外有音的特有表达手法。这一巧妙的语言艺术，从古代传承至今，其核心特质始终未变。然而，其在社会功能上的演变却是显著的：它从古代那种含蓄而婉约的审美风范，转变成了现代网络时代一种追求高效率、注重娱乐性以及彰显个性化身份的社交工具。

3. “蚌埠住了”的流行原因

3.1. 语言模因

模因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旨在于深入剖析文化进化所遵循的规律。该理论借鉴基因的命名模

式，将模因视为文化基因。模因作为文化传承的关键要素，有赖于复制与传播的过程，而语言在其中扮演了传播的重要角色。模因不仅对语言的演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其自身的复制与传播同样依赖语言。因此，模因与语言之间存在着密切且不可分割的关联。简单来说，语言模因是携带文化信息、能在人与人之间通过模仿而复制传播的语言单位[6]。然而，在网络热点的驱动下，网络新词以“爆发-刷屏-遗忘”的节奏快速更替，出现“语言快餐”现象。许多网络词语仅仅出现数日便会被新的流行词替代。

3.1.1. 极高的复制力与传播力

网络语言中的模因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与其使用者的不断模仿、复制与传播是分不开的[7]。网络语言作为模因，它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否得到认同，从而获得广泛传播。依托社交媒体(微博、抖音、B站等)、即时通讯工具(微信、QQ)，实现了光速、跨地域的复制传播。“蚌埠住了”在微博上的运用非常广泛，成为2021国民年度流行语Top10；它是网友情绪表达的“利器”，在热搜、搞笑视频、情感博文等评论区高频出现，是推动其成为“热梗”的基础力量；同时也是官方机构营销的“流量密码”。例如，蚌埠当地在举办国际文化论坛期间，就曾巧妙地策划了“#幸福蚌埠·拥抱世界#”等微博话题，利用“蚌埠住了”的知名度进行宣传，蚌埠籍歌手李荣浩也曾运用该词来安利自己的家乡。

3.1.2. 模因复合体的形成

网络语言的流行离不开强大的变异与融合能力，一些模因相互结合，构成模因复合体，因此在语言的传播过程中具有更强的竞争[7]。网络词语中，类似“蚌埠住了”的地名谐音词有很多，如“芜湖起飞”“南忘京宵”“富桂林门”等。这些源于地名的模因为人们熟知，和特定的网络符号相结合，便于人们理解记忆。这些地名谐音词相互呼应，形成了地名谐音词群，增强了整个模因族群的生存能力和文化能见度。模因，作为文化传承的关键载体，其通过非遗传的手段，尤其是依托模仿机制，促使特定的思维模式或理念得以广泛传播并延续至今。显然，模因与文化之间拥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语言模因的表现上，文化因素显著地反映在我们使用母语或外语的过程中，且深深地留下了汉文化的印记。

3.2. 语言的经济性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表现为交际双方在保证交际效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言语表达中的能量消耗[8]。鉴于此，人们在语言的应用上采取了多种策略以实现时间和精力的节约，包括口语中的连读与弱读现象，在词汇层面采用高频简化词汇、合成词及拼缀词，以及一词多义的使用。此外，句法结构中的SVO基本语序和疑问句式的构造也体现了语言运用中的经济性原则[8]。在网络语言中，这一原则被发挥到极致，以适应数字时代高速、碎片化、视觉化的交流需求。其核心在于：用最小的认知和输入成本，实现最大化的信息与情感传递。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要求一种方便快捷的新的语言形式的出现，这种语言必须语符构造简单、键盘输入容易、所指意义丰富。同样，过分追求语言的经济性可能侵蚀语言的多样性和表达的准确度；其次，特定的缩写也可能造成阅读上的障碍(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加深年轻群体和中老年群体之间的隔阂。

3.2.1. 形式压缩(减少编码与输入成本)

美国教授Zipf在其专著《人类行为与省力原则》中提出人类言语的创造运用都存在着经济学中效用最大化的驱动原理，即省力原则[9]。网络语言构词方式上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大量使用字母缩合、语码转换和语码混合、谐音(包括数字谐音和汉字谐音)和符号表情等。这是最直观的经济性体现，目标是“少打几个字”。例如：yyds(永远的神)、emo(情绪化)、886(拜拜了)，这些是利用拼音字母和数字进行缩写，达到省力的目的；再看“蚌埠住了”，该词将一连串的心理状态压缩进一个带有地域指向的名词，实现“符号化”，地名的“嫁接”产生了陌生化和幽默的效果，使其变成了一个极具辨识度的词，满足了网

络族群娱乐化、个性化的交流需求，极大提升了在快节奏网络交流中的输入和传播效率。

3.2.2. 语义增效(提升单位符号信息密度)

信息传递本质上是一个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在网络语言的编码环节，说话者往往追求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效果，使得编码趋于简洁，这正是语言经济性原则的直观体现[9]。同理，在网络语言的解码过程中，交际对方也力求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交流效益。因此，网络语言不仅追求形式的简洁，更强调内涵的丰富性。如现在流行的网络词“内卷”，简短的两个字就凝练地概括了“非理性的内部竞争”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躺平”一词，形象生动地表明了一种消极抵抗的态度，既包含对压力的疏离，也暗含对主流竞争的质疑；再看“蚌埠住了”，其内涵极为灵活，核心虽为“情绪管控失效”，却可随语境承载大笑、崩溃、尴尬、震惊、无奈等多种情绪层次，成为情感表达的“快捷方式”，在轻松交流中迅速实现共情或幽默效果。

这种“形式极简、意义增殖”的特点，正是网络语言适应碎片化、即时化、视觉化传播环境的必然结果。它体现了语言在使用中的动态适应性与创造力，也反映出当代人在沟通中试图平衡效率与表现力、个体表达与群体认同的双重需求。然而，这种经济性也可能带来一定的理解门槛和语境局限，在跨群体、跨代际或正式场合中可能导致传播失效。因此，网络语言的生命力既源于其经济性与丰富性的统一，也始终在与语境的不断协商中延续、演变或消退。

4. 结语

“蚌埠住了”作为一个典型的网络热词，其产生、传播与流行过程生动体现了数字时代语言演变的动态性与创造性。本文通过对词义、形成机制及流行动因的分析，揭示了该词如何在谐音传统与输入便利性的双重作用下，依托模因传播机制，迅速融入当代网络交际体系，成为兼具情绪表达与文化认同功能的语言符号。这类网络词语的生命周期虽然短暂，但其创造与传播的机制将持续影响未来语言的生成方式。同时，网络语言与主流语言之间也存在复杂的互动与吸纳关系，部分网络热词在沉淀之后，很有可能进入社会用语层面，丰富现代汉语的词库。在语言不断被重新塑造的今天，研究网络词语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 [1]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16.
- [3] 刘丹青. 语言学角度看汉字和汉语的关系[J]. 当代修辞学, 2025(6): 1-17.
- [4] 戚明钧. 网络流行谐音词对青少年负面影响及治理对策[J].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9(6): 38-46.
- [5] 王红璐. 从网络话语看汉字写词的新方式——论谐音字在网络话语中的盛行[J]. 枣庄学院报, 2011, 28(3): 99-101.
- [6] 何自然. 语言中的模因[J]. 语言科学, 2005, 4(6): 54-64.
- [7] 夏玉宇. 时尚网络新词的模因理据分析[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4(1): 116-119.
- [8] 许红娥. 语言的象似性和语言的经济性[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4(2): 166-168.
- [9] 罗胜雄. 网络语言中的语言经济性原则[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8, 29(3): 135-137.